

中文人，多浪漫

瀛苑副刊

文/宋致靜 圖/凌琦

向來都不諱言，總是在認識每個人時，宣告：「我是中文人」。當然也沒什麼好隱瞞的，中文系出身光明正大的很，只是，只是常常有人就在後頭接了一句話：「那你將來想做什麼？」

「開民宿。」問話的人期待我會像很多人一樣啞口無言或暗自垂淚嗎？何必，我自有的我想做的，像是使命一樣的事物要完成。

「開民宿？那你唸中文系做什麼？」

喔，親愛的這你就不懂了，沒有人說開民宿的老闆除了善於經營外，不可以吟詩作對不可以佈局小說，更何況，中文系是個很浪漫、很浪漫的科系，很適合民宿主人的夢境。

當然每個浪漫的故事背後總是有一些傷春悲秋，比方說訓詁學或思想史總是可以唸的再更好，或是散文與詩裡得生吞活剝吃下來的結構與分析，可是把理性暫且放在一旁，除此之外，中文系真的是很浪漫的。

也許聽過東岸的某間大學有座大湖，晴朗的日子裡，中文系的老師就帶著學生們，浩浩盪盪來到湖邊，在管芒花或是各種水生植物包圍下，徐徐念起詩篇，管他隔了一座中央山脈，誰要當選總統誰公投？

也許聽過貓空的校園裡，星空滿夜，中文系的教授帶著博士生碩士生，一群人悠悠哉哉走在山邊，博士生提著花生米，碩士生拿著酒，教授則懷著一肚子學富五車，找塊大石坐下，高談闊論從國家大事到觀書有感，一個醉眼朦朧間，聖人與弟子就恍若重生這個時代，差別只在於花雕或是台啤。

太多太多了，中文系浪漫的故事。

誰寫了一首詩，詩裡的少女因此嫁了？三四十年後，老夫老妻依然攜手並行，想

起詩裡的詠歎，外文系的校花白了頭猶自淺淺的笑。照片裡的人是會變的，畫裡的人是會老的，唯有詩裡那個女孩，多少年後還在校園的小雨裡，白衣粉黃裙，娉娉婷婷的繼續走著。

誰在小說裡尋找大女人的故事？遇仙求仙，字裡行間女仙將男人迷得暈頭轉向，正竊笑著這些古書裡的傻子，猛抬頭一個心甘情願被迷惑的男人已經站在身旁，書裡的世界是仙是精都不管，挽著手穿著白紗，顏如玉不會遇見薄情郎，那些意志堅強大女人的故事，有一天就說給女兒聽吧。

而又是誰在論語裡讀來讀去，讀通了原來字字都關於愛情？愛人、愛己、愛天下，大愛做不到沒有關係，多愛自己一點，孔子孟子都這麼說了，少年少女們切莫遲疑，記得愛了自己，深刻的愛著，才有資格賦予別人愛，才不會被傷害的體無完膚。

中文人如此浪漫，於是讀了三年中文系，我開始想像，未來那間民宿裡，有一個房間是給中文人的，大大的木桌穩穩的木椅，木紋裡入木三分要用毛筆寫著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，青花瓷搭上龍井清綠，張愛玲與白先勇相偎依在書架上，墨香茶香交織成一股中文人的香味，拉開窗簾就想起李白和余光中，這一個跨越隔了多少春去秋來，卻如此契合。

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美麗，而中文人得天獨厚，總是比別人感受的多一點。

所以中文系究竟學什麼？除了浪漫，我們有更多冷靜的思考與分析，從古人的智慧裡汲汲營營的萃取，然後一代代薪火相傳，五千年過後還有下一個五千年。中文人骨子裡傲的很，什麼強權都壓不斷，文字獄鏗鏘鏘鏘，哪個朝代文人因此滅亡？現代沒有文字獄，電腦文盲卻多的怵目驚心，然而即使電腦有一天取代了無數事，別擔心，中文人始終還是會提起毛筆，悠悠然書寫一個個方塊字的。

最後，淡水河旁的中文系有沒有浪漫的故事？當然。

敲鐘了，銀灰髮的教授站在台上微笑，眉宇間猶有當年翩翩風采，講了幾個朝代的文學史後，教授微愣在台上，靜謐幾分鐘後笑笑：「窗外紅花開得多美，我一時間看傻了。」我坐在台下，跟著同學們也笑了，一股美感油然從教授心裡流盪到整間教室，絢光閃爍，在去年，夏末秋初的那個好時光裡。

而春天來了，太陽又將透著文學館大樹發亮，春天底下三條蟲是蠢，在春天裡文思泉湧，蠢蠢欲動的中文人們可不蠢，我們僅僅只是浪漫，最多只能說是痴罷了。



中文人，多浪漫
圖/凌琦